妙貫堂餘譚

妙貫堂餘譚卷五

新建裘君弘任遠甫著

從子日菊谷年
男聯桂樨𤼵 錄

清譚類

賀梅帖

谷山貧無學元祿文憲公曾孫行也僻嗜梅嘗過其弟西園見綠萼一株在蓬蒿中開花濯濯可喜欲得之懼弟或有難色以市墨一片歲入息可十金

者相貿弟欣然疑爲誕也日暮果送貿梅帖一紙命數丁移之而去帖云有地一壟在河之邊不亢不濟歲入息錢數千今以貿弟梅厥高與兒童比肩自貿以後地從弟稅梅聽兄遷以有用而易無用嫂姪姊不之然爾兄聊用以周旋帖語雋永有致不又從古今詩歌賦記外贈一段梅花故事供騷人詞客之咀嚼耶無學嘗除夕窘甚方向隣人乞貸忽有鬻古梅二株者亟鮮所衣狐裘易之其酷好如此或謂笑莊貿梅與名姝換馬相類然名

姊換馬同一俠腸美產貿梅則雅俗判然矣烏可相比唐突林下美人也林處士妻梅子鶴與無學僻情差可彷彿

才人無往不富貴

丘毛伯序宣城梅勉叔(士衡)詩謂才之難也不特人間即天上地下皆然一子淵耳而地下猶爲脩文一長吉耳而天上推爲作記乃知人之有才行者令人間天上地下生富貴死富貴無所往而不得富貴也此等語括來最有意思能增長才人聲價

即在拓落中見之亦銷幾許磊塊添幾許氣魄所謂生爲大柱國死作閻羅王吾復何憾英雄歸路即是神仙實在道理如此區區蒙珠離國甞尚非才人稅駕之所

大士巳吾集云一士人爲冥官所攝禮遇之使教其子且曰世之能爲項仲昭文者獨子耳是仲昭八股冥府亦推重也此則修文作記之外又爲制藝中添一段故事昔人曾言竊恐十地閻王不愛詞賦也誰知閻羅王且愛舉子業乎

居嘗論此竊疑閻羅課子揖能舉業之人畢竟
其子亦習舉業但地下既不開科十殿子弟又
不應舉精此何用豈人間春秋榜其人未生時
大羅天上固嘗先爲試定俗故有天榜之說其
試也亦用八股耶主試者或天上仙曹不足并
取冥府王公子弟作分校官俱昧時文體製故
從師預習耶考科場神異歷來有之題目多前
知者或托之夢兆或見之乩籙如萬曆乙未禮
闈司馬牛問仁題夢晉元帝恭默思道及吾省

昨壬午鄉試吾之於人題場前盛傳吾字起也字止之類不一而足又舊傳有舉子祈夢夢神授文一篇既覺背誦如流入場果即其題但文忽不記及出場熟誦如初揭曉其人落解稅元墨出即夢中所誦之文也是文似亦從冥冥中預撰者豈天上試士之題與文即爲後日士子入彀之題與文耶當候冥搜奇識之士共質之

南州二士

評友夏上公車以尺一寄士業云悔不南而北南

可以見吾士業士雲北徙北耳其傾服如此士洪陳先生弘緒士雲劉先生斯陛俱南昌人此可補入世說稱曰南州二士也

收桂花法

桂花半開將其香正濃就枝頭擷取搗冬青子汁拌之入有油磁瓶厚紙封蓋其香經歲不散至無花時取放盤中則香氣裊裊中人如新開時若裱潢斗室無縫者尤妙此等製法頗能巧奪化工令四時天氣常帶秋香真不啻身在廣寒宮也

遊匡廬者山腰以上琳宫梵宇每晨起或天陰輙有雲氣自戶牖而入如海水湧起升階納陛曖曖布濩一室樹筒爲盎盡是雲汪好事者空磁罌待之須臾罌溢用紙糊蓋歸貽親知題曰青雲一器至四天明浄將針刺紙縫則雲氣裊裊如青煙一縷直衝天上至于高不可矚其趣與收桂花法同皆雅人清致也

貽措大宜曰青雲取青雲足下生之義貽大人長者則宜題曰慈雲取其磁與慈同音雅戲亦

嘉意也然則何以爲報宜於清溪月滿時乘月光上射掬泉一盎貯淨瓶中題曰得月盎投璷報致投雲報月差足相當但岫雲之無心尤未若水月之空諸色相也故曰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願與慧業人共參之

春遊所宜

遊最宜春春遊有三遊山宜幽人遊湖宜風雨遊園宜伉儷名山而挾幽人清譚即是泉石湖光而帶風雨霮䨴絶勝晴嵐遊園而伉儷與偕則萬花

深處百草叢中燕燕于飛鶯鶯巧與步步憐香踏去齊齊帶月歸來真一刻千金也唐詩名園春日總相宜大婦前行少婦隨又云竹裡登樓人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宛然一幅士女遊春圖費無學每歲携三婦遊桃花下自序云如逢仙術樊劉之闘非遥本笑倩痴宣武之推知免想見名士風流亦必如此方不殺花園風景

醋交

廣昌何冢宰文淵永樂間為溫州守嘗乘小舟訪

高士虞原璩入門便曰此地不容易到璩曰此客亦不容易來一夕談久不覺夜半村落無酒文淵笑曰醞可代也璩出䖝醞佐以蔬韭對酌辯論時人謂之酷交

十一月桂

桂花晚發者或秋末冬初重開一次蔬齋有桂一株嘗九月始花余作催桂詩云身是廣寒仙手種晚成終久屬天家又云點綴故園風景好天香留得伴黃華葢即事也從未見有觴發之目始吐秋

香者周伯衙悳副詩鈔載其分司虔南署後有丹桂軒冬仲桂花大開不知還另是一種抑即晚開之偶然極遲者若果另有一種移植山齋菊後梅前再添一段雪景供幽人吟嘯點綴寒光冷眼真侻倖也存之以備花木譜之訂

菜力勝於魚肉

閩人周嬰引梁武斷酒肉文人久食菜榮衛流通則能飲食氣力充滿神明清爽凡血腥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理昏濁四體沉重又謂菜與魚

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啖魚肉魚肉腥臊能減菜力此論可訂本草菜性清爽之誤即本草亦自云魚性動火猪肉生風而北地有黃芽菜香脆甘鮮似勝魚肉味也但云菜力能扶體食菜者類皆堅強則未審萬羊宰相與黃虀秀士較其精脉虛實盛衰遲速復當何如耳

盜亦蔽賢

俗傳明季一監司善謔冬日大僚公集方圍爐向火監司後至坐未定諸公譁然曰必有高論監司

就事風生聲娓娓言曰適聞洋子江中失盜係廣東沉檀香船諸盜畏冷將香材作薪一時火發江岸聲聞上帝帝大喜謂是下界何方善士作如許大功德會亟命六丁力士查奏力士回奏不是人間作善事乃一羣強盜向火耳聞者絕倒此公大爲雅謔然亦或有所觸若充類至義之盡綠林豪客能識李儔士于瀟瀟寒雨之中一無所取但乞一詩而去元末泰和盜獲孝子鄧學詩之母斯學詩幾死守母傍不去一盜後至哀之折贈以詩學

詩立和遂釋彼肉食之徒若不能事實友仁興廉
舉孝正未審視若輩優絀何如耳余友趙子士𪊖
死于萬安江上之盜與明季赤水三儁死盜處略
同曾疑江村恭和之盜若彼萬安之盜若此盜亦
前後不相若因歎薇賢者謂之竊未聞竊亦薇賢
也此論稍涉失厚其亦重有所感也夫
唐人蕭穎士遇下甚嚴一奴撻之幾死無去意
或問何不去曰愛主人之才耳故放翁詩云奴
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後世士大夫

若之愛惜人才之心得無并媿于蕭奴耶

真率會

僕好爲真率會作客既懶衣冠待賓每呼爾汝知我罪我聽之而已無學宴客篇有云酒無苦勸故免醉飽之厭禮不逢迎自有去留之適真悠然如得我心也

曲水園

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漙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勝初係州民所有文潞公爲

守買得之會移鎮北門賈文元代一日孝家往遊題壁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潩水濱虎節麟符抛不得却將清景付閒人仍走使緘寄公得詩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遂受而不辭然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也此段出石林詩話可見園林勝景寒士力不能購達官貴人力能得之又苦於遊賞無暇天地間清福之難消受也如此究之先天下而憂者出則宣猷入則贊化動念即關民瘼夙夜多屬在公固亦不必抛却麟符虎節

徒眷眷于亭臺花鳥山池竹石作風月主人已耳他若不念人勞恣情遊宴浮生未閒半日老僧却忙了半月則又風斯下矣吾不欲觀

宦海炎凉

俗情冷煖宦海蒼黃不待墓拱白楊即巳門羅青鵲讀費無學宦籍一篇最能以文言道世事始焉鋪陳華膴繼則同歸索莫如鮑照賦蕪城庾子山哀江南循諷一過遂緒荒凉惜不教熱場中人徧讀之錢牧齋詩云薄俗休官如物故畏途削籍當

遷除一憤世眼一醒巳脾又別是一番傷感

欣仰

賢哲生千百載上每動千百載下之欣仰有根不同時之歎如太史公云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謝幼槃淵明祠詩云假令九原今可作舉公籃輿也不惡然則苟文章不逮司馬高節不如幼槃雖欲求爲二公之僕隸輿臺庸可得耶

季重雅謔

蕭齋日紀云王季重權無關有客于之殊不爲禮客語季重臨邛令于相如謬爲恭敬故卓王孫輩皆謹事之今者有客不重亦公等責也季重笑而微挑之這其間相如料難是你滿座粲然此爲雅謔亦可媲今之遊士也以上日紀愚謂季重此語畢竟胸次未廣夫人窮而投我何必生分別心脫眞有抱負如相如者恐亦未必爲公所客耳

天倫樂事

人生樂事無過天倫若堂上並是黑頭膝下時邀

青眼樓前花萼大被無猜林下風標布衾如友此等歲月活得四五十年便是作狀元宰相之榮不以易此

俗嘲納粟監生

近時常平例開納粟入監者甚衆一邑有至萬人者捧檄赴銓考授廬衛皆州同縣丞名色負販小家遂競爲士夫結束照品級飾冠服車蓋儀衛謗擢戚里姑蘇有好事者占一絕誚之云滿城藍蓋翠如雲不是州同即縣丞更有一般堪笑處頭人

遷作相公稱其縣者又託爲詠諧寓其嘲誚云一古董家持一銅溺器欲售云係武王宮中所用者或辨其贋其人答云縱不是武王宮禁之物然銅色甚古說不得渠不是周銅州同聞者絕倒二事可入笑林但令州司馬削色耳余爲更援一齊話解之昔張新建與趙蘭谿皆以言事謫州佐後二公同日宣麻王荊石改稽詩謔之云龍樓鳳閣城九重新築沙堤迎相公俺貴俺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二公大笑此堪爲諸君子解嘲得無謝曰

溺器相況穢褻甚矣得先生此辯何異揭鼓為我解穢也

納粟得官卒為名臣漢張釋之卜式是也納粟入監卒為大儒明羅圭峯先生是也資格何足限人特人自不能重資格耳而一二小輩又妄為張大之自欲上儗冠紳愈覺下同儕伍所以起世俗之非笑甚者動有司不肖之心不聞艶黍稷之馨而但覺紈嫌其銅臭豈非伊人之自取

神附童子能爲巧對

臨江樟樹鎮惠烈侯廟祀吳丹陽太守南昌聶文悌先生極其靈應相傳萬曆間嘗附童子出神江濱爲吞刀食火剖腹洗腸諸戲適新建丁勺原憲副舟至頗疑其僞因以神姓爲一偶試之云聶生三耳聽天聽地聽陰陽葢絕對也童子忽入水踰刻乃出亦以姓對之云丁着一鈎懸國懸民懸社稷且云吾爲此馳數千里尋洞賓先生始對就丁大奇之愚謂侯在孫恪時爲一代才人見重虞翻

其答勝卒書文采宣朗今此偶語乃詭云得之呂
祖或亦假託以遂其冲虛之志耳然所對巧思濬
發非具絕妙靈通者實未易道也

稽有絕脚對西水驛西三塔寺前三座塔久無
對者後一仙臨乩對云北京城北五台山上五
層臺亦自謂歷遍天下名山大川諸勝境始得
之

用四書語爲對

丁句原善屬對一日張相國公子冠盛集賓客禮

畢相國偶顧其子曰文禮樂可以成人矣句原在
坐即揖而進曰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語具出四書
機鋒敏妙小相字映帶尤巧一座欣賞相國即屬
書之爲柱帖云宋臨川蔡元鼒兄弟科報罷張方
平來別慰之曰劉蕡下第我輩何顏元鼒應聲曰
犹幽且俟吾屬無恩亦舉成語作對妙有映帶與
此相類荊公嘗言用漢朝人語止可以漢朝人語
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余觀元鼒以漢語對
唐語何嘗不妙文心寧可拘束也此種語意自是

狡獪伎倆却最能增長初學智慧

拙對牽率

巳卯計偕都門聞江右驛憲霍岳韓公有採風之
典進多士于鎖院而試之校藝之餘旁及比偶括
本歲節令為出云一歲二春雙雨水兩度鵲橋益
閏七月也時
皇上自海淀囬宮余即事借對云三公四相六尚書
同迎龍駕又一夕雪後風月交清皎如白晝余語
同人王元瞻堂今夜好景可謂雪月風俱備只少

花元瞻夫及咨余對以祿位名皆全更多壽亦屬借對殊愧牽率而元瞻遂謬為擊節謂此真金華殿中人語也異時福澤無量當合汾陽木齋諸公為一人且多少字相對尤極工穩余笑曰此倣鄉三家邨塾七歲童子伎倆君無小覷我彼此一噱

元瞻又述其本京先輩陳中翰性頗古樸落落寡合年近六十二子一女舉之甚遲合巳身及婦家凡五口除夕四顧蕭然自書門帖云雙半小兒女一對老夫妻語近郊島然實境亦瘦硬

之句也過者莫不敬之

秋雨洗妝

元遺山詩非關細雨能留客自是桃花要洗妝此春景也今秋七月望後將雨既濕四山明淨如一堆青玉琢成數月溽暑銷歸無有亦一佳境因命畫工為秋山雨後圖更改元句云非關疎雨堪銷暑自是秋山合洗妝

雨夜讀書 二則

吳淞云人知月夜之妙而不知雨夜之尤妙夜闌

人定更長燭明既鮮家政相關又無俗物敗意此語能道出夜靜佳趣亦能得雨中三昧所以風雨夜各爲三餘之一此時焚膏讀書不亦樂乎

雨夜讀書自是幽思相添但苦一夜好雨不以之讀書而以之納悶便覺空堦滴不入滴入愁人耳其淒楚又十倍于風清月朗時矣然此亦人心自爲之于雨夜乎何尤

魏寧都夫人

寧都人爲余言魏徵君禧夫人有潔僻築淨室數

閒與婢獨居徵君罕覩其面或有事見則先期至室外沐浴畢婢携新衣衣之自冠至屨無不易者進見不踰時即促之出几案間不容徵君摩挲焉以故無子夫人間遊園林先命婢汲水沃其道路凡池亭竹石澆濯悉徧婢提筠椅隨之數步小憩一日忽偕伯子同客來遊夫人遽避婢不及携椅伯子遊倦遂坐其上夫人聞之立命碎椅付諸火伯子知而大恚曰吾非異類胡至若是徵君殺夫人即不食門士環跪榻前面壁不應絕粒七日而

卒

余嘗評云難在末後一着

公車寒景

費無學搏情集中歲暮篇一聯云霜雪寒宵堠戸人㰦晏起陰陽短晷還鄉客苦晨征可謂情景逼肖因思同袍北上多在臘盡冬窮之候此等景况予輩尤嘗之稔矣每四更蹴起殘睡未已竒冷逼人馬度板橋不踏氷即踏雪雞鳴茅店不呼月偏呼風長征之苦有甚于此時此際者乎因爲改四

守霜雪寒宵私閒人欣晏起陰陽經晉公車客苦
晨征留語諸君聯鑣一喙

夫子夫字爲一大

萬曆間南昌章布衣璜講學里中四方從遊日衆尊爲章夫子一直指下車聞之不悅假式廬試之卒問曰聞先生有夫子之號但夫字爲義不一有夫婦之夫有夫役之夫有夫子之夫不知先生是那一夫布衣不假思索徐起對曰二人爲夫婦之夫土人爲夫役之夫一大乃夫子之夫耳語未竟

直指不覺下拜

先生夫字諸訓雖屬一時機辯權詞以對然亦各有精義蓋字學原無窮盡愈解愈有意思不轉葬六書皮殼上着脚也荆公字說空字解初作工能穴土則實者空矣故從穴從工旣用佛語又解云土以爲穴則空無相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蓋融會維摩詰法華楞嚴諸經義而釋之愈入微妙先儒謂其此前說爲勝元人餘干吳正道精六書吳韋廬問

模楷二字正道列淮南子草木譜云模木生周公冢其色正楷木生孔子冢枝葉質直若正與直可爲法則況在聖人之塚乎此乃取義非假借也草廬敬服如此訓字都能補說文之闕

名花好色俱不可好

宋吳元卿好花空中有神語曰花乃開謝無常之物最能損人道心仁者何爲好之余謂美色亦名花類也因拓一語云色乃伐性戕精之物最能損人德器智者何爲好之

命中不帶財

俗傳一窮卒登酒樓見樓下糞草堆中遺一小銀袱下樓拾之却一死鼠同戮見者復促之往三拾三得死鼠同戮不信易卒拾之果是銀袱銀數六七星其人不語回家自縊銀假巳命窮也明江南邵僉憲士熊爲諸生時見門外鈔一張私往拾取乃一片荷葉行人拾之仍舊是鈔邵思一鈔何足重輕尚不可妄得況民脂膏乎于是自入仕以至監司刻意清苦南中至今稱之余覩世人以不得

橫財自怨命薄因而墮其志節如窮卒者不少不思邵公以一鈔不得之故遂成其終身爲廉吏命中不帶財命中何嘗無官命中有官命中却不帶財命不能限我不爲官却能限我不帶財命能限我不得財能限我不爲清官乎彼錯恨命而不立志及不知命而妄思得財或反貽禍于其身若子孫者合觀二事直可作心頭一棒

楊文貞公曾祖景行官元翰林待制家甚貧里中有官位卑下而貲產充溢者或問曰公官

高而貧其官卑而富何也景行曰天道公平貴者𣲖富富者𣲖貴人服其長者

厚朴湯

温公續詩話云文德殿常朝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旰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階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實事也愚嘗言山藥茯苓薏苡之屬儘可作羮粥餉饑天冬五味之類亦可作湯消渴何取厚朴考本草朴性寬腸順氣

豈爾將朝士或有肚皮窄不能容物或賢者建白弗得多鬱鬱不稱意其高位恣肆者類又氣盛易怒觸之多傷堂卒微窺及此意在以寬以順故有取乎厚朴耶惜溫公不言所以也倘果若是堂卒合是解人

登山有二法

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此溫公題嵩山禪院柱上蓋登山二法也僕以為仕途亦然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

雅俗之辨

山谷極言士大夫不可俗俗便難醫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不俗人也山谷所謂不俗如是如是後世或號雅人不過只清譚飲酒絲竹紅裙而已將以爲雅耶俗耶請君自識

曾文清公兒皆早慧

曾幾字吉甫贛人宋高宗朝爲學士生兒皆早慧中子逮纔十歲一日謂父孔子死牢子必不行心

喪三年問何以驗之曰予親喪以朞爲久況師乎其姊曰只恐聞于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兄逡從旁對曰記得夫子沒時宰我已先亡矣愚謂世說知謝庭詠雪爲一門才俊若此嬌兒瑩女繞膝譚經宋之曾氏寧必減晋之謝氏耶此西江佳話也亟宜譜入新語同作千秋韻事可耳

東坡喜食豬肉

世傳東坡爲五戒禪師後身然坡喜食燒豬佛印住金山每燒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食坡戲作小

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余觀空門人或自好飲酒食肉遇居士至輙以素茹相餉以視印公此舉又何妨碍耶坡詩直名古人而以巳表字押之想見清狂之態正如天半秋鶻摩入空青也坡在黃州又有食豬肉詩云黃州好豬肉價錢等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椀飽得自家君莫管余嘗笑謂富者不肯喫二語可作豬肉雅謎然富者

臍肯喫亦未必解煑也山鄉一近市者常宿肉以待客余再爲補二句云鄉人藏之腐貴人食之鄙容大笑

彭太公義方清節

彭襄毅公澤初知徽州徽良漆器公家欲嫁女鬻數十器遣吏護歸太公見吏曰吾以吾兒在徽爲天子愛民節財既數月矣未聞惠政而漆器從數千里來家即貧椎髻布身可遣女嫁奈何貴異此耶對吏焚之即持一蓋裹一袱徒步至徽府門曰

吾欲見太守門者目攝之曰吾太守父也若即告有彭某甲在門太守當自知之門者私入白公驚起具衣冠出迎目吏掭菾袂入太公怒曰吾從闕中來有日矣掭此數千里不苦府門去堂幾何汝獨不能頃刻舉乎公跪捧入太公登堂跪公其下呼吏卒曰吾謂太守在此邪問民窮苦愛惜矜藏乃今市漆器歸汝嶽何仰太守也誚君為我杖之吏卒相視莫敢動太公自取杖杖畢遂復徒步去公涕泣振濯卒為名臣

古人交際之簡

曾鐸爲司業其僚長趙永約侄壽相國李東陽永以兩方帕鐸索帕無有記有枯魚家人曰巳食其半矣卽携半魚與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而罷古人交際其簡如此可謂君子之澹矣

士不可皮相

瞿昆湖眇丈夫耳言天下事挺直不阿而要歸于忠厚李懷麓文章相業一代偉人而史稱其貌寢

初不爲時宰所器士寧可皮相也

峻望如山清挾過冰

盛寶許家宰嘗語人曰吾遥望關西有二高焉其一華山一世隆也世隆雍公泰字耿九疇爲兩淮運使極廉嘗坐水傍有童子指曰此水雖清不如使君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二公之謂矣至今百載下猶有餘慕士大夫峻望清節爲世欽仰當舉雍耿二先生也

妙貫堂餘譚卷五終

妙貫堂餘譚卷六

浙建裘君弘任遠甫著
從子曰菊谷年
男曰楠柱國 錄

雜談類

花神

洛下有貴豪家園中植牡丹數千本每歲盛開主人置酒延賓風日晴和筵中忽聞馥郁異常花盡盤旋翔舞如喜如狂主人起具衣冠酒脯羅拜花

前移時乃之歲一有之蓋相傳花神至云

三甥並爲女婿

晉劉粹字純嘏弟宏字終嘏漢字冲嘏並負俊譽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皆王安豐甥皆娶安豐之女晉人多重世婚而劉氏三兄弟互爲友婿又皆以渭陽作丈人峯門楣卽是宅相尤其淑閫後世不多見可資閒譚也

世貴

明父子至貴者首靈寶許氏進吏部尚書子八有

官階者七詔鄉貢誥南戸部尚書贊吏部尚書入內閣詩工部郎詞鹽運使誌青城令論兵部尚書益喬梓三尚書一閣老金緋銀艾並聯一時海內莫京焉次則閩中林氏瀚兵部尚書子庭棉庭枝皆鄉貢庭棉工部尚書庭機禮部尚書條子五人廕叙者三庭棉子炫通政司叅議庭機子燫禮部尚書煙亦至大官益瀚子庭機庭機子燫三代尚書而瀚父鏐以進士守撫州有官績世爲名臣始瀚八十夢曰墜其隅寢行視之是婢所舍一召御

之遂生庭機云

撫州公居官廉介旣自免歸友人戴弘齡方嚴愼許可對坐客握錣手曰公有四知諸君知乎客皆以楊震故事爲擬弘齡徐曰林公歷官知縣知州知府人皆能之至其知足人鮮能也一座以爲名言

鷓鴣米

費文憲公後人言弋陽汪宗伯在朝時一內臣曰須蜀米至當屈公一談耳無何具柬迎汪且曰蜀

米至矣汪赴其招酒旋設飯不過半甌而香滑有膏異于他米卽所謂蜀米也汪問所從出答以蜀中歲倒進者其米生鸜鵒尾每尾只二粒取出放去來歲仍可取汪大奇之余謂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粒乃倒裝句法耳子羙在蜀最久未見有所爲啄鸜鵒米者而明代博洽好著書如升庵亦不見紀錄及之眞屬奇聞足補食經穀志之闕

琴亭

鄰郡公署後有小亭一區合扉不具土砌生苔但

就兩壁拊掌一扣則琴聲冷冷然應手高下號曰琴亭飛吟靈响確係琴絲非他絃所得擬奪異哉魯壁吐絲竹聲而尚書出不知此亭壁中輙有山水之音抑又何也

[illegible]土兩秧齊殖

宦[illegible]者言[illegible]俗早晚兩秧同時而殖參差田中根苗不亂特刈穫有先後耳其說可備風土之考

壞棺之板能爲鬼言

南昌吳石鄉一醉漢夜歸亂呼云捉鬼來聞者不

信啟扉視之則抱一壞棺之板也衆以付火薪盡如故斧劈之不開血痕漬漬然衆大駭異然莫可誰何也擧破廟中夜半忽有數十鬼來視咎云儂說醉漢宜避今果攖其毒板忽作鬼言曰渠無如儂何衆鬼又竊聚訟云若渠知此法將桐油漬石灰拌蒜荳煅之可若何鬼板曰若自知渠人寧能知也適有丐者宿廟後盡得其語曉卽依法焚之須臾而燼此余幼時業師吳晝如先生目擊語余余嘗謂亦一佳事可入太平廣記壞棺能爲鬼言

與元緒子青問答相類特未審用蔡荳柄油石灰三種制之是何理性惜世無張少傅其人者可問也

鬼畏人扣齒聲

黠者宵行遇鬼鬼詰之詒云儂亦鬼也結伴而行因訊鬼儂新死不諳爲鬼事鬼怖云何曰最怖人牙齒聲有頃黠者詒鬼云去路尚遥何不更迭爲負鬼曰諾須臾鬼負于背訝其重詒曰屍肉未化耳次當負鬼未及數步忽作寒顫狀齒丁丁有聲

見慌曰而人也而人也急避之遂不見

雷擊欺人爲利者

康熙壬申年南昌災旱兩穀不收民間競糴蕎麥作種價驟貴旋亦少抑有二小販合夥市麥計所售之值不足償母一販欲以熱水澆之毋斛可長五七升然種之不生徒以欺人射利而已一販不肯遂折夥各分蕎麥而去不數日鬻乾麥者損母錢五分忽暴雨震霆擊死鬻水麥者揭其屍于鬻乾麥者之家案上忽有銀一函紅紙方封啟之數

恰五分益主者鑒其一念之不欺爲償其本也而所殛之屍十數人舉之不動俟鬻乾麥者代乞其罪并鳴於衆屍始仆一勸一懲冥報提然見者莫不悚異之

乾麥所損不過五分則水麥所售亦不踰數星而已欺人即以欺天遂攖神殛在主者重惡欺誑殺一警萬原不較數之多寡而愚民爲數星而遂自戕其生甚矣寔蚩之無知而詐之不可有也彼欺人爲利者可以鑒矣

雷擊死者所罪未暴白則跪其地雖十數人推之不仆也項吾鄉有奉無爲教者滅燬祖先神主不祀家堂香火食雞子不食豕肉其教類天主而小異最爲左道一徒白日間殛死同教十伯輩來視諱言雷殛云係陰陽之氣相駁偶觸而傷相與繞屍傍誦經咒因共舉之堅如石筍不動同輩大慚而去後延羽士請雷簿對之聲罪于衆奏章上謝屍始仆

熊丹稜先後遇異人

南昌熊升之先生名如旭厚重簡朴與先大父宗海公少共筆硯公甚敬之以順治戊戌甲科知丹稜縣縣無治宿草廬中夜常有獨足異人共榻爲伴既罷歸杜門不出壽踰八十一日忽有老僧來訪貌甚偉以指淚驚雲起屬對公擬對覓火帶烟來僧曰君尚有所粘濡耶以擔泉帶月來代對之言訖不見公自是若頓悟者尋繹數日而卒余舅氏郭公天申距先生廬舍甚近故詳知之爲言如此云

象洞書院

大士先生幼隨贈公産閩汀武平縣之象洞旣歸臨川爲諸生有大聞于宇宙武平仰止者構象洞書院聚文其中求大士題柱帖云憶兒時釣弋依然遊故國故鄉不堪回首喜今日書有主願多方多士共此揚眉

看花局

越中牡丹盛興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故詩云中酒情懷

因小會養花天氣為輕陰

余曾赴一同公看花之句值主人食素余指牡丹謂此富貴花也公又茹素可謂素富貴因戲為一偶云富貴人賞富貴花素富貴行乎富貴座客無有對者然亦煞是難對

憨嫗

有優人扮蘇秦之妻種種不得于姑姑數窘辱之并其姒俱凌虐訕笑諸苦狀頗極哀怨動人一村嫗觀場憐之忘其優也次日命若孫若幼子輩

拉傻至家傻已復故裝矣嫗猶不省畀以餕帛針線果餌之屬慼然曰阿嫂命何苦也而姑何忍也薄物見意好自爲之語未竟聲淚俱下傻心知其憨然感其誠切乖沛其意亦不自爲別白含糊受之而歸此客頁南邑上鄉事同塒孑婦隣嫗環觀甚衆皆目瞪口呆聽嫗所爲莫有覺而正其誤且痴者是尤可笑也癸未春三月章廣若劉亮先聯轡南旋馬上各搜瑣僻事爲歡笑廣若拈以告予予絕倒幾墮馬云

庚辰南還亦同廣若及廬陵鄒貞文二兄一路搜奇選勝恣爲詼諧廣若工顧曲善揮拳或馬上清歌或樹陰角抵每一鼓掌幾千櫪驛皆驚道傍觀者輒有壁立千仭之目今年貞文以外艱未上春官而我輩歸里後河山遼隔難數數往來每念長征歡笑恍若風流雲散也湯臨川不云乎人生富貴有時爲歡苦不足當奈何

焚巾會

吉水士子多勤學歲大比聚同志數十人或百人

爲焚巾會擇一靜地讀書各取巾袍門外焚之以示鍵戶不出之意相傳明洪永間一會有中至二三十人者

妻曰鄉里

漢人謂君曰國家晉人稱妻曰鄉里此新語也但不知文燈岩德翼何所考證抑鄉里二字或亦一州一郡之方言乎未必爾時人盡有此種稱呼

題俗子壁

有書俗人壁云賤子僻惟好銀無銀百事難雅野

夫性不喜客有客竟日少權余每聞而捧腹其實此等尖巧語㕓傷厚道文人可不必作也

有客少權儘可不必無銀難雅竟是實情人生離了阿堵却將何一件作活計也客曰先生大爲俗子解嘲

座上客常滿自屬韻事然亦看是何樣客耳若一味俗客一來便有幾日所談非七青八黃即掂斤播兩甚者牽扯勢利妄說官紳聽之令人迷悶其一種面目意態對之亦儘覺可厭也若

貧交嗟窮愬苦老農畏雨數晴一却不妨一倒

有趣

旅次門帖

自山左至襄府一路打尖歇宿之店其門帖鄙俚荒唐頗可噴飯余嘗記其一云包如玉兎盤中坐麵似銀龍椀內遊陋劣不通極矣間有稍可者如生意春前草財源雨後花玉兎催人投宿店金雞與客整行裝差近明白

玉兎銀龍之喻妙想天開不知從何處得來且

對亦工整可入近選名聯市肆通用門也半途一飯南曰中火北曰打尖皆卽次中頓之異名者

荆公軼事

荆條從無拱把者王介甫髫時讀書齋中有荆一叢緜亘半畝其枝暢達大如杉松人以爲荆國之讖又介甫當國時神宗曾擬江楚兩省漕斛賜之無地可貯露置荒洲上後皆糜爛今呼爲爛米洲此二事本傳不載皆臨川土人爲余言果否存之

以備輭事之考

液雨梅雨

立冬後遇壬謂之入液至小雪出液得雨謂之液雨無雨則主來年旱芒種後遇庚入梅夏至後遇壬出梅此中雨謂之梅雨梅雨沾衣物便腐澣垢如灰汁有異常水五月上下旬尤甚

閻君殿門聯

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

七甲子

天運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甲子俗謂天地人江河海兕也行天元當有太平之應唐開元初正行天元也

左手舉筯

宋僧覺範與李德脩游公義皆以左手舉筯一日過貴人留食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覺公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案

謝野樵

國初吾鄉有謝野樵者本西山民頗好脩煉術一日忽半山無人處現一草廬中有黃冠數輩謂之曰我挾汝至一處但閉目勿視耳傍惟聞澎湃聲似海濤上下須臾至令開目視之不類人間司閽者語黃冠君來矣見野樵則曰此江西人渠鄉許道士亦在此引之入則見上座三尊者髯眉岸然衣冠各異似三教聖人旁坐一道士則旌陽真君也尊者顧野樵語黃冠云此人尚蚤何遽偕來就令引之去但畀以篆書一册黃冠挾與俱還云到

家燈目視之正在龍沙地上寺鐘初鳴天尚未曙回視黃冠已不見矣謝後尋譯篆書久久漸解竟得道不知所終

蘇道者

予師蘇道者有道行閉關郊外純陽觀三十年嘗有鐵呂二祖夜與對語庚辰三月忽開關欲詣龍沙玉虛觀拄杖而出其徒税小輿坐之杖長七尺師携杖入輿輿幃高不五尺杖亦容焉至玉虛自言如厠其徒未及隨則已大步出門外數十人尾

之竟不見分道問來者訊師模樣俱言見之如左慈分身事蓋白晝仙去云師嘗與予言上遏須人吾亦自此逝矣惜師冲舉時予以計偕未旋不得躬逢盛事爲憾

韓木

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文公手植去祠十數步種之輙死有題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鱷魚無種海潭清

武侯靈異

明蜀人趙太守雪岩舟過瀘州風阻薪乏命僕上山樵採山頂露鐵船半隻中皆大錢銅色甚異有無字者有曰諸葛之寶者因取數籮囬忽大響一聲山合船不見矣行兩日岸邉人衆洶洶問之乃鑄武侯像者方募銅雪岩驚異盡以錢施之像乃成蓋武侯殁千年後輙著靈異如此

斗魚勸酒

皮日休釣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斤余嘗笑云東坡赤壁賦我有斗酒藏

之久矣是客殆非吳人然今吳下貫魚亦論斤也

金陵軼事

金陵俗貧不能壟親者輒火其骨湛甘泉為宗伯禁之擧城外空地為漏澤園疏請于朝賞奏千戶王某禀曰聞疏內有以無主之地壟無主之人兩句恐無主二字未可陳于上前甘泉遽曰殊失撿點也遂易其語海剛峯總憲南都有御史彭范米價一經紀家何秀才擊都院鼓告之剛峯大怒縛御史以法後秀才俱衆堂中報怨乞付執照剛峯

大笑曰御史視朝廷明旨尚爲虛文海某一紙執照何用我以爲秀才有此膽氣原來畏首畏尾豈能作事叱之出

故事生員服闋赴縣試文一篇呈觧學道然皆領題歸撰宣城一生素不得于令令思窘之閉後署使作文隨口出一題爲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生即上言求易題云是題有死學道三字不便轉觧令遽愕然曰是也是也連聲呼君乃飽學秀才無須在此易以天下有道則見題應令

出作宿嫌頓釋人服是生見事之敏

黃璺郎

唐有趙仁奬者家王戎墓側善歌黃璺中宗時負薪詣闕云助國調鼎即除臺官宋務光嘲之曰仁奬出王戎墓下入朱博臺中拾彼負薪登茲列栢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璺忽一夫負兩束薪務光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合授殿中聞者大笑

商山婦鐵指

咸通中左軍張季弘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有新婦不事其姑季弘責之向前分訴每怒一事以中指畫磐石上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號壯勇汗落神駭竟不知是何許人也

松上蕣苔

㞢丁卯歲在鹿洞前有老松數株蒼皮溜雨上有細草一叢茸茸然非根非葉如石上苔蘚特豐茂耳土人不識或曰千年竹于是諸生有爲松上千年竹賦者余將竊疑其名不徵于書且亦無松上

生竹之理今覽宋人許彥周詩話乃知是艾納非千年竹也東坡梅花詩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莓苔艾納香名即松上莓苔出本草及沈氏香譜

蜀中黃銀

蜀中出黃銀其色重與兼金無異上石則正白南人罕識者唐太宗嘗以黃銀帶賜房杜時杜已死乃曰鬼神畏黃銀易以金帶隋文帝時并州出黃銀刺史辛公義以獻余因疑近世金鋌除黃色極

濃俗呼火金外餘者以製首飾不甚𥂕水色多黯
白恐皆是黃銀非真金也但不知蜀中今尚有此
否抑其值視銀何如當遍覓蜀人問之以補五行
志之闕

太守不識沈石田

曹太守新構察院籍畫史圖楹廡石田名在籍中
隸攝之或曰太守何賤公也謁貴遊可勿往曰往
役義也豈爲賤哉謁而得勿往乃賤耳太守入覲
銓曹問沈先生無恙乎守漫應已見李賓之閣老

日君挾沈先生書來耶又漫應時吳文定公爲少宰守倉皇走謁問誰爲沈先生吳具語石田生平守曰可奈何吳曰沈先生謙僕多有之公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病不能書也太守送閣老所返徧責吏胥吏曰沈周也公故使閣院太守叱咤曰我不知則已矣汝輩不爲我一言乎夫是歸也必無入廨而先詣沈先生愚讀石田傳至此每爲捧腹守固俗吏然限于不知亦無足怪而當時姑蘇冠蓋大紳在林下者不少乃郡伯入覲天官謁

政首以石田爲問愚竊窺古人貴義重德之交絶不以布衣有間如此也石田踐分應役不一引手貴遊加于世之墨客山人一等矣吁此其所以取重于賢公卿歟

余老友楚潛莫太守大岸與先觧組後放情詩酒長吏罕識其面一中丞下車潛江令伏謁遽詢曰斯其爲莫先生鄉乎令對治無莫先生中丞盛怒此其庸劣立命罷職去中丞公意在砥礪頹風而令何不幸以一言之失遂去其官總之

事賢友仁皆爲邦之所不可忽視者也

科場舊話三則

嘉靖辛酉南場主試者吳情胡杰場前有人持字眼索賄且云相公不信開榜中了周天經方自悔也是科題爲周有大賚二句天命之謂性至可離非道也經德不回四句題首三字合之恰是周天經情無錫人無錫士薦者十三名時人語曰胡杰本非杰吳情却有情

萬曆巳卯南闈主試閱卷以心斗奎張四字爲暗

記心字前斗字後奎為備卷張則落卷八十八名
陳舜仁未入場時夢稟米被人奪去七斗及中後
三場硃卷每卷面印一斗字始悟其夢乃知主司
偶用字號亦前定也妄求者可以醒矣
萬曆庚子南場提調府丞徐申長洲人將蘇松常
三府卷雜江北卷先入內簾俟取士幾半方將應
天鎮江徽寧池太等卷送入以故與薦者甚少近
聞會場收卷官暗將各省之卷分別另束其發謄
錄及呈送內簾先後之間並不依投卷次第益因

內簾取數一充後來之卷卽不復閱故受卷官吏稍有不肖者卽得以上下其手滋爲奸利其弊原來不自今始也

此三則出周暉金陵瑣事吳中人又爲余言南場某科主試者爲瞿文毅公門人場前密緘題目求公作文爲程式公密揮應之榜發諸子被落公徐出以示曰若等俱不合此式其不售固宜諸子相顧愕眙曰公早已知此題何不場前教之公徐曰我若場前肯私若輩我門生亦不

乞我爲程文矣先輩高風峻節度越流俗如此

影圍

鄭超宗有圍在廣陵城外接岡夾湖環以高柳董思白題曰影圍謂其在山影水影柳影之間也超宗自爲記并圖與詩

三元

唐時張又新號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也宋馮京王曾宋庠明商輅四公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人號三元商有堂帖云一試解元

再試會元三試狀元偉矣大丈夫冠一十三省豪傑𥘉成父志繼成夫志終成子志烈哉賢女子立千百萬世綱常忝借大太人爲對云

裴相國戲效輕脫語

唐相裴休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與省閣名流遊曲江各屏左右領一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飲水際中有黃衣半酣軒昂指顧笑語輕脫裴稍不平揖問云吾賢所任何官遽答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連聲問裴押衙任何職

裴放之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狼狽走散朝士撫掌翌日傳布京華宣宗聞之每與諸王戲談爲笑後裴入相宣麻囬謂樞近曰喏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黄衣輕脫矣裴公放之頓殺其驕似屬醒脾其實此等市井態只好付之一哂不效其語更佳也葢一有沾沾計較之心則小者之見小與大者之見大俱不免胷有未化所謂貪名者之汲汲市名與貪利者之汲汲市利其失均耳宰相

係天下重輕一詼嘲頗笑每易流爲風俗不可不知愳故爲辯之如此

爲甚酥

吾鄉人以水糊麵和以柘漿爲耗如棗大特稍長耳入油釜內滾之旣熟酥脆適口俗呼油果楚閩人亦餅爲之昔東坡在黃州何秀才家食油果而酥喜甚因問何名秀才以無名對坡又問爲甚酥座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先是黃有潘長官者以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醋着水也一日

忽思油果作詩柬秀才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係一葫蘆已傾潘子醋着水更覓君家爲甚酥周少隱詩話載此且云坡嘗言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李遂庵清節

金陵李遂庵居官清苦一介不取卽門生故吏不敢以片物餽之鄭澹泉其得意門生也宦江南數年歲時寒温而已一日侍坐最久有一布鞋籠袖

中途巡未敢出遽庵覺而問之對曰某妻手製一布鞋敬老師因取着焉生平愛人物僅此耳先輩苦節眞不可及

木棉樹

棉花生田中春種秋熟苗不盈尺名曰木棉實無所爲樹也惟閩廣有木棉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桿盡黑子彈以小弓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一百二

十花者爲上海南蠻人織作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其工巧即古白疊巾東坡得西南蠻所賣布弓衣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以貽歐公者疑即此棉所爲又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成木上棉指此余嘗謂此乃眞木棉如田間所種只可謂之草棉耳

梟鳴不爲不祥

俗以乾鵲噪爲喜鴟鴞鳴爲不祥至有畏惡其聲彈逐磚擊必欲得而甘心焉者不知天地間物有形即有聲寧能禁其不鳴而人生禍福前定微鳥

何知其能參與鬼神事乎唐有進士韋顓嵏甚客宗人外舍風雪牖壞橫竹掛席障之夜半無聊忽有鵶鳴俄集竹上逐去復還顓愁歎謂僕曰我失意無恨妖禽作恠如此兼恐橫罹災患語未竟禁鼓忽鼕榜發顓已登第鳴鵶不祥即此可証其謬再唐末康駢劇譚錄有云鄧艾梟鳴牙旗乃軍勝之兆張率更聞于庭樹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不吉也

文昌筆錄

宋人許彥周謂請紫姑神但能作詩耳余同友入郭元方降乩言雜事多驗文昌筆籙亦然丙子北闈曾向姚友問書經首題批只在堯典上下後闈中果出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二句丁丑南宮元方問四書第一題不言題目但論作文之法亹亹數百言末云題義已具其中一以貫之而已矣及入闈首題果曾子一貫全章已卯鄉試邑明經鄧君維淵問中否批鄧子解元也問首題批詳淵子之半時以爲淵子鄧君之名半者或詳所談語內之

半耳不觧何題也旣題爲夫子循循然至卓爾句乃知是說顏子喟然章之半而撤棘南城鄧君炳領觧其判事微而中如此附筆者自署玉清仙史贈余詩頗多佳句云

鑿井法

古法鑿井先貯盆水數十置所欲鑿之地夜視盆中有大星異衆者其下必有甘泉又范文正公浚井輒納青朮數觔於中以辟温氣

冰霜成文兆水災

萬曆間南京城外地上霜有花鳥之形者三日各處河池氷紋或如花木次年大水異常人疑氷霜成理兆水災云

筆架博士

海忠介公初任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宮令長以下皆狀謁公獨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體兩訓導夾公跪公峙然立其中時謂筆架博士

儒官職典教士諸生儼然北面秩卑而體崇與

丞簿等員逈然不同正不當以流品高下之明倫堂爲造士之地師嚴道尊風憲大吏至止有賓主之雅焉尤不可以過卑忠介此舉乃正論非傷于亢也余嘗見撫軍視事三日謁文廟畢進諸生于學宮而講之廣文竟有跪進茶湯者不勝驚訝諸生逈兩臺長揖而已弟子揖于堦前而師長膝行于堂上有是理乎士者國家元氣辱師則辱士辱士則辱國況開府節鎮千里百吏震慴寧須于學官處示其尊嚴獨不思天

子臨雍祭酒尚有賜坐講經之禮祭酒秩望固百倍於儒官而開府之尊何如天子不知此例起於何人何時大槩有心世教之君子遇有此等陋規亟宜永革悉爲定制似不可以爲無關輕重而晏然受之也

邵國賢毀曹操廟

許州有曹操廟在受禪臺中每夜輒聞金戈鐵馬聲土人奉祀甚謹明邵寶知許州改之掾靈如故乃祀漢獻帝於上旁立孔融禰衡楊脩陳琳爲四

配掾蠶遂㓕在邵公處置曹瞞可云妙想而操固畏見獻帝及北海諸公如此哉夫以操之奸雄能懾辱主于生前而不能逞其跋扈于歿後故知天澤大分不以幽顯而有間也

鱓浮水面三寸不可食

張愚初知鉛山有樵食鱓而死隣保疑婦毒殺之送官久繫愚至坐堂上獨見一老人綠袍黑幘冉冉門外入長揖案前曰吾某鄉土神公無疑也冤矣哉吾鄉樵婦之夫死于鱓而望公雪之凡鱓置

水中首出水三寸許者能殺人拔犬犬斃矣㬎丙試果然而樵婦之冤雪

論孟子兼金百鎰

嘗疑孟子兼金七十鎰五十鎰薛宋小國餽遺安能如許之厚洎宅編云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而寶貨法凡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朱提音殊時縣名出銀佳餘銀一流直錢千當時黃金一兩纔六百銀一兩纔二百東坡常恠今之黃金不若昔時之多由此推

之戰國視漢又前其黃金更必又多于漢益金銀

昔多金少昔賤今貴天地所産不無升降辟宋之

餽云云職此故也他如蘇秦黃金百鎰之類皆可

例推

余覽六一公集古錄跋尾見兩漢祠廟碑陰多

記脩建人姓氏及所出錢數皆不過三百至五

百爲止竊怪今人捐貲輿作白金動以數十百

計亦未列其數于碑陰而古人出錢三百五百

文即大書鑱刻若欲垂示來禩永永不朽何古

之人盡嗇而今之人盡豊耶郎曰近古簡質不應鄙細如此故洎宅編以爲昔之金賤而後之金貴愚竊疑昔之錢貴而後之錢賤也未知孰是統俟博識君子考正之

弟子門生之分

墓間碑碣唐宋以來皆其子弟所立耳惟漢公卿卒其門生故吏相與采石樹碑叙述生前勛德及爵里世次存歿月日以伸感慕以祕將來故有二碑三碑不等者而其子孫更不私樹焉此亦時代

人情升降之一端也其碑陰率題姓氏稱弟子者若而人門生者若而人故吏及曹掾者若而人歐公謂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其親授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是門生之稱乃其弟子之弟子如俗所呼小門生是也今人以文字請業或鄉會舉主及以薦剡受知者率宜稱曰弟子而乃槩謂門生得非沿習之誤耶